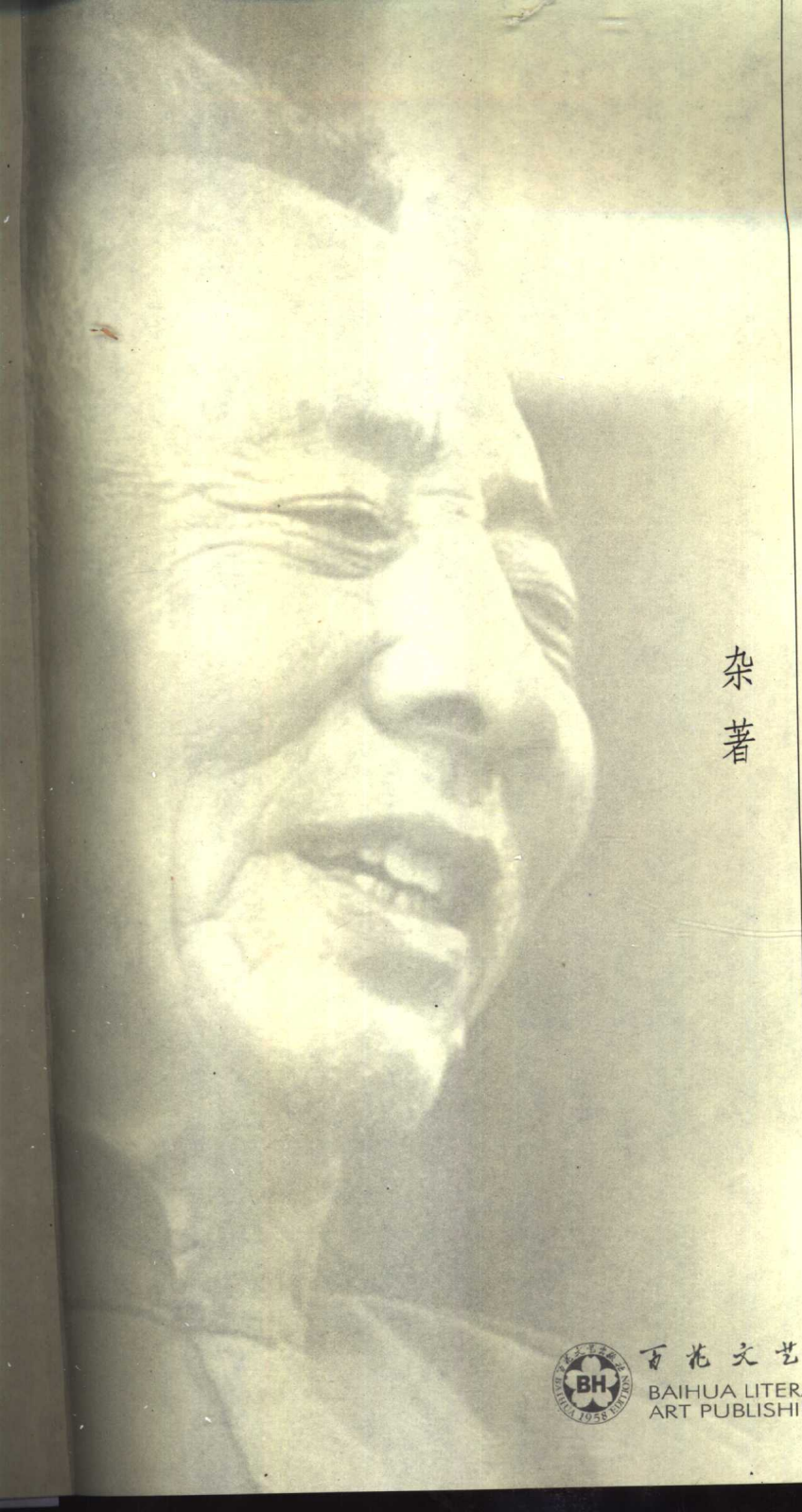


孫犁文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孫犁文集

杂著

五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一九八〇年摄于天津寓所



一九八一年九月三日在天津北郊与
参加文集编校工作的同志们合影

回信

以書購自小山楊新華書名營其員不代形可
 兩書以之望祝能文倫不並以何利解名勿名不使
 本店為之商定之所到書務免不煩務是書重
 典務亦不致不致惜款多和呼代取書白不耐短七
 正出流不避与著香肉補足要要絲購不其古力也店
 力注求開市外人以何推覽新如以有十人五耳魚
 之美則經寺打角地不涼促顧客步行取難之法
 積不只好退出以也店風景之大時也然山仔十耳耳前
 情景為大不日五耳耳五月十七日上午由信

回信

此書在該書店小書譯存柜中
 全檢出購之

手迹 《《书衣文录》》

目 录

第七卷 杂 著

我的自传.....	3
《善庵室纪年》序.....	6
《善庵室纪年》摘抄.....	8
我的童年	8
在安国县	10
在北平.....	13
去延安.....	17
耕堂书衣文录	20
慷慨悲歌	81
耕堂读书记(一)	84
耕堂读书记(二)	95
耕堂读书记(三).....	103
耕堂读书记(四).....	110
耕堂读书记(五).....	115
幻华室藏书记序.....	121
买《太平广记》记.....	122

我的二十四史·····	124
我的书目书·····	127
《农村速写》后记·····	130
《白洋淀纪事》再版附记·····	132
《津门小集》后记·····	133
《平原杂志》第三期编后的后记·····	135
《文学短论》新版后记·····	137
《白洋淀之曲》后记·····	139
为外文版《风云初记》写的序言·····	141
《白洋淀纪事》重版后记·····	144
《文学短论》增订本后记·····	145
近作散文的后记·····	146
幸存的信件序·····	149
《耕堂杂录》后记·····	151
《秀露集》后记·····	152
书淮舟所拟文集目录后·····	155
《澹定集》后记·····	157
关于“读者往来”·····	159
编辑笔记·····	162
编辑笔记(续一)·····	169
编辑笔记(续二)·····	176
谈校对工作·····	180
《文艺增刊》致读者、作者·····	184
《文艺增刊》辟栏说明·····	185

《文艺评论》改进要点·····	186
祝衡水《农民文学》创刊·····	189
《文艺增刊》更名、缩短刊期启事·····	190
我的致意·····	191
致冉准舟信(八封)·····	193
致韩映山信(七封)·····	202
致郭志刚信·····	207
致阎纲信·····	210
致曾秀苍信(二封)·····	213
致铁凝信(五封)·····	215
致刘心武信·····	222
致丁玲信·····	224
致鲍昌信·····	226
致贾平凹信·····	228
二月通信并后记·····	230
谈“就地停战”·····	236
两天日记·····	238
寒假里的阅读·····	241
成活的树苗·····	245
题孔德学校国文讲义·····	247
少年鲁迅读本·····	249
第一课 家·····	249
第二课 姥姥家·····	250

第三课	小伙伴	251
第四课	私塾	252
第五课	图画书	253
第六课	童话	254
第七课	环境	256
第八课	科学知识的重要	257
第九课	老师	258
第十课	为了拯救祖国	260
第十一课	完全解放了我们	261
第十二课	格言	262
第十三课	他写下少年们的历史	263
第十四课	战术	263
再版小记		264
民兵参战平汉线		265
翻身十二唱并后记		278
莲花淀		282

附录

孙犁著作年表	冉淮舟	303
孙犁作品单行、结集、版本沿革年表	冉淮舟	332

第七卷

杂 著

我的自传

一九一三年我生于河北省安平县东辽城村，那是一个很偏僻的小村庄，幼年就在这里度过。十二岁，我跟随父亲在安国县城内上高级小学，住在一个亲戚家里。安国县离我的家乡有六十里路，这是一个以中草药聚散地而闻名全国的城市，相当繁华热闹。在这里，我开始接触了“五四”以后的文学作品，例如文学研究会的东西，其中有鲁迅、叶圣陶、许地山的小说。我开始阅读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各种杂志。

十四岁，我考入保定育德中学，在北方，这是一个相当有名的私立中学，它以办过勤工俭学的留法准备班，培训了不少人材著名。在初中读书期间，我开始在校刊《育德月刊》上发表作品，其中有短篇小说和独幕剧。在高中时，我阅读了当时正在流行的社会科学和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的文学作品，主要是鲁迅和曹靖华翻译的文学作品。这一时期，我对文艺理论发生了兴趣，读了不少这方面的著作，并开始写作这方面的文章。

高中毕业后，我无力升学，父亲供给我上中学，原是希望我毕业后考邮政局，结果未得如愿。我在北平流浪着，在图书馆读书或在大学听讲，继续投稿，但很少被选用。为了生活，我先后在市政机关和小学校当过职员。

一九三六年的暑假后，我到安新县同口镇的小学校教书，当六年级级任和国文教员。在这个学校，我从上海邮购革命的文艺书刊，继续进修，并初步了解了白洋淀一带人民群众的生活。

一九三七年冬季，我参加了抗日工作。在冀中区，我编了一本革命诗人的诗抄叫做《海燕之歌》，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铅印出版。在《红星》杂志上，我发表了长篇论文《现实主义文学论》。在《冀中导报》的副刊上，发表《鲁迅论》。一九三八年秋季，我在冀中军区办的抗战学院当教官，教《抗战文艺》和《中国近代革命史》。

一九三九年我调到晋察冀边区所在地——阜平，在刚刚成立的晋察冀通讯社工作，在那里，我编写了一本供通讯员阅读的小册子《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铅印出版。我做通讯指导工作，并编辑油印刊物《文艺通讯》，它是晋察冀最早的文艺刊物之一，在上面，我发表了《一天的工作》和《识字班》等作品。

此后，我在晋察冀文联、晋察冀日报、华北联大，做过编辑和教学工作，同时进行文学创作。

一九四一年，我曾回冀中区一次，在那里，我帮助编辑了《冀中一日》，并以编辑心得写成了《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即后来的《文艺学习》。

一九四四年，我去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工作和学习。在延安，我发表了《荷花淀》、《芦花荡》、《麦收》等作品。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我回到冀中，下乡从事写作，参加土地改革工作，我写了《钟》、《碑》、《嘱咐》等短篇小说和一些散文。

一九四九年进天津，在天津日报工作。在这里，我写了《风云初记》和《村歌》等作品。

一九五六年，我身体开始不好，写作就少了。

我的作品有：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散文集《津门小集》，诗集《白洋淀之曲》，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铁木前传》，论文《文学短论》、《文艺学习》，选集《村歌》，儿童读物《少年鲁迅读本》、《鲁迅、鲁迅的故事》等。

1978年8月23日于天津

《善阁室纪年》序

在天津这个城市，住了二十五年。常常想离开，直到目前还不能走；住的这个宿舍，常常想换换，直到目前还不能搬家。中间虽然被迫迁移一次，出去三年，终于又回来了。我不知道要在这个地方，住到什么时候。

街上太乱太脏，我很少出门。近年来也很少有人来我这里。说门可罗雀是夸张的，闭门却轨却是不必要的。虽然好弄书，但很少能安心看书。有些人不愿去接近，有些语言不愿去听。我并不感到寂寞、苦闷，有时却也觉得时间空过得可惜，无可奈何。

我很久、很久不写东西了。对于未来，我缺乏先见之明，不能展示其图景。对于现实，我固步自封，见闻寡陋，无法描述。对于过去，虽也懒于回忆，但究竟便于寻绎。因此想起了写个自传什么的，再向后退一步，就想订个年谱什么的，又觉得这个名称太堂皇，就改用了纪年的形式。这是轻车熟路，向回走的路，但愿顺利一些。

我自幼年，体弱多病。表现在性格方面，优柔寡断。多年从事文字生活，对现实环境，对人事关系，既缺乏应有的知识，更没有应付的能力。在各方面都是失败多，成绩少。声音将与

形体同时消失，没有什么可以遗留于后人或后世的。

一生平平，确实无可取鉴。一生行止，都是被时代所推移，顺潮流而动作。在群众面前，从来不能发表独特的见解，表现超人的才略；在行动方面，更没有起过先锋的作用，建树较大的功劳。那么，这一年谱，就只能是记录：一己的履历，时代的流波，同行者的影子与声音，群众的帮助与爱护。

其中，有个人的兴起振奋，也有自己的悲欢离合。有崎岖，也有坦途。由于愚闇，有时也曾蹈不测的深渊；由于憨诚，也常常为朋友们所谅解。认真记录下来，也可能有超出个人范围的一个时代的步伐，一个队伍的感情吧。

总之，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跟在队伍的后面，还幸而没有落荒。虽然缺少扬厉的姿态，所迈的步子，现在听起来，还是坚定有力的。对于伙伴，虽少临险舍身之勇，也无落井下石之咎。循迹反顾，无愧于心。

1975年6月1日，善闻记。

昨晚暴风雨，花未受损。今晨五时起床，为玉树换盆，并剪海棠一枝，插于小盆，验其活否。

《善閻室纪年》摘抄

我的童年

一九一三年（旧历癸丑），阴历四月初六日，生于河北省安平县东辽城村。村一百余户，东至县城十八里，西南至子文镇三里。子文有集，三、十月有药王庙会。

我上有兄姊五人，都殇。听母亲说，当时家境很不好，产后，外祖母拆破鸡笼，为她煮饭。我生时，家已稍裕。父亲幼年，由一个招赘在本村的山西人，介绍到安国县一家油粮店学徒，此店兼营钱业。父亲后来吃上劳力股份，买了一些田。又买了牲口车辆，叫叔父和二舅父拉脚。

生我后，母亲无奶。母亲说，被一怀孕堂婶沾了去。喂我些糊，即把馒头弄碎，然后再煮成粥状。因此，我幼年体弱，且有惊风疾。母亲为我终年烧香还愿，并时常请一邻居老奶奶，为我按摩腹部以助消化。惊风病至十来岁，由叔父骑驴带到伍仁桥，请人针刺手腕（清明日，连三年），乃愈。

一九一九年，七岁（虚岁，下同）。入本村小学。时已非私塾，系洋学堂，不念四书，读课本。功课以习字、作文为重。父亲请人为祖父撰写碑文，交老师教我背诵。教师多为简易师范毕业，系附近村庄人，假日可回家务农。无正式校舍，借人家